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明 馮 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烏珠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
金主烏奇邁從之是月遂陷磁州 九月諜報金人治
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圉山福山 冬十

月金烏珠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光州復陷黃州守臣趙令歲死之令歲燕懿王玄孫也金人陷江州時劉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紹業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趨洪州十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戊申金烏珠犯和州守臣李倩以城降乙酉烏珠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棄城走丁巳金人犯臨

江 戊午陷臨江撫袁二州守臣俱降 庚申金人陷

真州 壬戌金人陷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癸亥金人

陷太平州 甲子杜充遣統制陳淬等及金人戰於馬

家渡王瓊先遁淬獨與戰死之 金兵至廬陵太守楊

淵棄城走時胡銓為舉子居鄉城團結丁壯以保廬井

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卒完其城 辛未烏珠渡江入

建康杜充叛降金時浙江倚重於充充日事誅殺且無

制敵之方及烏珠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

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烏珠遂乘充無備由馬家
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真州諸將怨充
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蘆寺烏珠遣
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
康與守臣陳邦之戶部尚書李昉率官屬迎金師拜烏
珠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
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烏珠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
罵求死遂殺之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 癸酉帝聞杜

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
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久留
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
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
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
行在金人邀立於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
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
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

指麾諸軍憩歇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
兵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辛
巳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
飛移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
之盡降其衆時烏珠將趙杭州遂進攻廣德軍飛聞之
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鍾村將
士無糧忍饑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追至
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張烈 乙酉烏

珠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
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
城走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戰兩中流矢
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 烏珠聞帝在明州遣阿里富

埒緙帥精騎渡浙來追已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留范
宗尹趙鼎於明州以待金使又謂張俊曰若能扞敵成
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
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

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衛 癸巳帝舟次昌國縣 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博巴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博巴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即死為趙氏鬼耳博巴曰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為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恨不得手刃之尚言及斯人耶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悖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至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博巴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四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却之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遁去己未金

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却之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温州港口時金

人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曠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丙子金烏珠引兵北還至臨安縱火焚

掠以輜重不能遵陸取道秀州而北 庚寅帝次溫州
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
相望曾不能為陛下施矢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
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敵
若失利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柰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
狽引去方其行也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敵性强憤
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以致怨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
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

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
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
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
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
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玠隸杜充其措置
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充世忠玠并力扼其前光世
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月間已掃鎮江
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及杜充危

急王璦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至陷沒臣竊
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璦本隸
杜充充敗於前而璦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璦以令天
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庶幾國威少振敵
人知忌不報 辛卯金人陷秀州 金遊騎至平江周
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遁烏珠入城縱火焚掠死
者五十萬人 三月壬子金人入常州守臣周杞棄城
走 丁巳金人至鎮江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

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烏珠師還擊之及烏珠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烏珠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振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

烏珠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力戰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烏珠之壻龍虎大王烏珠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汴流西上烏珠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艫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烏珠窘甚或曰老鵲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

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烏珠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
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烏珠奔竄會達賚自濰州
遣貝勒塔葉引兵來援烏珠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
之相持於黃天蕩塔葉軍江北烏珠軍江南世忠以海
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健者明旦敵舟譟
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繩一綆則曳一舟
沉之烏珠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
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

弓欲射之烏珠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漿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篷則不攻自破矣烏珠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烏珠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烏珠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烏

珠遂濟江屯於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烏珠
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
江矣 夏四月金人犯江西者聞烏珠北還亦自荆門
引去統制牛皋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金達賚
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
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
乃稍引退至是烏珠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
使烏珠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九月攻楚州趙

立遣人告急朝廷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
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光首以兵至淮河扼不
得進光世諸將王德鄴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
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
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礮道以觀飛礮中其
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
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岳飛亦自泰州
引還

苗劉之變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浚駐平江辛巳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悞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壬午

詔王淵免進呈書押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
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
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
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
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
夫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
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
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

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
橋下俟淵退朝即猝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
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
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
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
曰傅等不負國家正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
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
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

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
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
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
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
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
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
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
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即於樓下腰斬履

齋其肉臬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傳為慶遠軍承宣御
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傳等歸營
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
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
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
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
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
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

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今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

勝非還白帝曰傳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
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即坐上作詔
禪位于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傳等麾其軍退於
是皇子勇即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

甲申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大赦
以張澂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
務張俊為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丁亥分寬內侍
藍珪曾擇等于嶺南諸州傳追還殺之 戊子以王孝

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加傳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傳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己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

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傳令張俊以三百人赴
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
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俊
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
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
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
沙漠日望松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
也即遣人寓書于俊會諫議大夫張昉所親謝嚮變姓

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為
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
此上策也浚以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
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願浩得書因上書
請睿聖復辟 癸巳張浚命節制司叅議官辛道宗措
置海舶又念傳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輜
持書說傳正彥輜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
睿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

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
震驚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 甲午呂頤浩率勤王兵

萬人發江寧 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丹陽

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
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
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
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
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曰投

鼠忌器事不可急急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
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
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給傅曰
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
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迓世忠
梁氏疾驅出城一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凶
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
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

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
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 辛丑
苗傅等以韓世忠為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為武寧軍節
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
使郴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傳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
臨江拒勤王兵 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
遁之浚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官之手承乏
漕挽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

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 癸卯呂頤浩
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
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
後討之 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

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並同僉書院事
張浚呂頤浩發平江丁未次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
即位傳正彥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
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

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昉張守作百官
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于睿
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
也傅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夏四月太后下詔還
政帝復位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為隆祐皇太
后己酉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
年建炎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

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
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為陣中流植鹿
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
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
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
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
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傳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
精兵二千遂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閩中

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徹簾顧浩浚等入
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
帝慰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
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
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
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叩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
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援范仲熊時希孟
皆貶 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澂路

允迪盧益罷初朱勝非見帝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浚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

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殺之曰夜來獲奸細浚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昉為尚書右丞鄭穀僉書樞密院事甲寅以劉光

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凡勤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五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逼僅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傳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于世忠悉械送行在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秋七月辛巳苗傅劉

正彥伏誅 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
社稷朱勝非顏岐並落職張浚衡州居住 丁亥皇太
子勇卒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甌有聲驚
悸疾轉劇遂不起初張浚以勇嘗奸帝位議去之至是
竟連其保母置死 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
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
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悻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
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

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詣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至興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服賜死子弟皆流嶺

南

平羣盜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
張浚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
廣党患閭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
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
曲則易叛而徙之則生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
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

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
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
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為亂
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
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
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 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
作亂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
王淵兼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 冬十月丙戌王

淵誘賊趙萬誅之 十一月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
定軍校聚衆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
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 軍賊
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 十二月王淵討
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 丙寅張遇犯江州辛巳丁進
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東平軍校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
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

令歲拒之 丁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為盜賊者釋其罪

辛未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 五月

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迎前守趙叔近
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 六月癸亥建州

卒葉濃等作亂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

徐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 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寧德縣

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刑獄趙哲率兵討之 八

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

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九月丁進叛復寇淮西冬十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臯山破賊四砦馬驚墜斬為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彥擊丁進降之十一月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綱之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為變張俊擒斬之吳玠襲史斌

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三年春正月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二月帝出手詔以弭盜保民之要訪於直學士胡交修交修疏言昔人謂甑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餒無聊日

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
開其自新之路禁苛刻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
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為吏士所
捕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
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塚白晝為盜
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
啟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
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

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

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

為翟興輩之所為乎世以為名言 三月盜邵青掠泗

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聚兵劫楚泗州 夏四月

盜薛慶據高郵有眾數萬張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

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眾 秋七

月山東盜郭仲威掠淮陽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在

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

取強壯以充軍 冬十月郭仲威降于平江守臣周望

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諭

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

被殺 十一月淮盜劉忠初聚兵于東京自蘄轉入湖

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軍

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

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入蜀仲遂

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有 十二月孔彥舟犯荆南

詔諭降之以為湖北捉殺使

四年二月金人去澤州羣盜大起鼎州人鍾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李成入舒州三月孔彥舟獲盜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已巳盜戚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部衆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五月以翟興等為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

處之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為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滌濠州趙霖和州無為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

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
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興聽便宜從事俾
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翟興劉位
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
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為
辰沅靖州郭仲威為真陽鎮撫使六月甲申岳飛破
戚方于廣德丙戌戚方降于張浚秋七月建州民
范汝為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為所

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
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為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
統制辛企宗討之冬十月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
州賊李敦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黨楊祝
友復作亂十一月以王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時所
在盜起加以飢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覲
桑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
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

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

識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為招討使岳
飛副之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三月張俊聞
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
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
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
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
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
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

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
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
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
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
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成聞進敗
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敗之追斬進遂復
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
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

去走蘄州降于偽齊己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五
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
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辛亥水軍統制邵

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

成至蘄州黃梅縣大破之其衆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

豫 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

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

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

壓盜賊 六月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

使李彥進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冬

十月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

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翊日餘黨復索

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

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

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十二月盜曹成陷道

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

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
扼已即擁兵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聞范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
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兵卒三萬水
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
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
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山馳見世忠曰建
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農給牛穀

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
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
西湖廣諸盜 二月庚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仍命
岳飛等共討曹成 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
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賜名御前忠銳軍隸
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閏四月曹成擁衆十
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
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

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
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蓮
頭嶺丙午岳飛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
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敗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
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
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
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州
五月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

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邊數十里
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為岳飛
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孔彥舟
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
叛去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世忠自豫章移
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
賊對壘奕基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
騎穿賊營侯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

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開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三年夏四月詔統制王瓊會兵討楊太時太衆日盛自

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為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

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為么云 六月己酉岳飛

自虔州班師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

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

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即馬上擒

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

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

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方

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
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
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
之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
郡

四年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
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
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

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秋七月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

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車曰爾以
騎兵擊其步卒合戰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
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偽齊收成餘衆益兵屯新
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車復隨州王貴
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
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
如此飛因奏金兵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情劉豫僭
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

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
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
議自是興矣 八月王璿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
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
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
使代璿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
之年少者

五年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

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叅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

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璵令
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爾士
安出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
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
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
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
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
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

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

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塞積舟
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
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阜
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
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
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取楊太首
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
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

舟薛弼為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
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
購舟首勿與戰連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
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
決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
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識云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為

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真州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倖張東益兵來援却之達賚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驍將閻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于達賚

三年三月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為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尼瑪哈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烏珠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達賚請立已達賚許之乃言于尼瑪哈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曷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尼瑪哈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

立豫議遂定達賚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
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為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
置丞相以下官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為丞相李
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李儔為
監察御史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兼
知濟南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
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知凡偽仕於
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博州判官劉長

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招討司于宿州誘宋逋逃
二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
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
南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
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洶沙官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斂
煩苛民不聊生先是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劉

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
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
陳規蘄黃孔彥舟盧壽王亨相為應援未幾仲為其下
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
焚偽詔併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
持興首降豫 十二月李橫敗劉豫兵於陽石乘勝趨
汝州偽守彭玘以城降

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偽守蘭和降壬戌敗

偽兵于長葛 甲子李橫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趙弼

固守橫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 二月統制李吉敗劉

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 三月劉豫聞李橫入潁昌

求援于金金遣烏珠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兵二萬逆

戰于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潁昌 夏四月

劉豫陷虢州獲統制官謝臯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

也自剖心以死 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降劉豫文

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

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
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
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豫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
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五月朝
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偽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
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
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 詔李橫等班
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 十一月金人遣

李永壽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
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翰林學士綦宗禮言豫父子
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
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帥
嚴為之備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闕師古與劉豫兵戰于左要
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 九月劉豫使其子
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尼瑪哈議南侵會烏珠

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尼瑪哈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鄧懼遂乞師于金晟乃命鄂爾多達賚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烏珠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分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冬十月丙子詔韓世忠屯揚州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至是奉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時張浚

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
疏極言其狀及兵至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
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
出萬金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
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
所能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
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
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還 戊子韓世

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至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哱貝勒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貝勒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

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
長斧上搃入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
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
所遣董攸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鵝口橋己丑金人攻
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
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
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捷
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

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

便避兵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玟為江西沿江
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
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
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
聞之恐帝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
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
遂發臨安劉錫楊沂中以禁兵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
決戰鼎曰賊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尚

不自來陛下豈可與逆難決勝負哉乃止十一月壬

子下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

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勵六師己未以張浚知

樞密院視師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

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

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達賚烏珠擁兵十

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浚

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

節制之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
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遙語金
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
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
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金兵自淮引還達賚屯
泗州烏珠屯竹塾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
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
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賊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

書示之烏珠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烏珠等既去劉麟劉猗亦棄輜重而遁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葉赫貝勒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烏珠與劉猗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

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
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
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騎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
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夏四月劉豫陷唐
州 九月岳飛遣將敗劉豫兵於唐州 冬十月丁酉
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
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
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博勒郭曰先帝所以

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
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
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
柰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
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
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
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劉光世楊
沂中韓世忠岳飛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

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
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以與
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
日急張浚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
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
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
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
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

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
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
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
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
掩擊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
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
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
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

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猷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猷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猷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

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公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一聞

召命即日起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
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賜飛劄言敵兵已去淮卿不
須進發飛乃還軍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
豫之意

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尼瑪哈高
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烏珠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
藕塘金人欲廢豫及尼瑪哈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
豫約同誅烏珠烏珠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

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舒勒巴為左都監屯太原托卜嘉為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達賚烏珠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烏珠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

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
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
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
閭巷間宣言自今不僉爾為軍不取爾免行錢為汝敲
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
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呼沙呼為汴京
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于二帥達賚謂
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

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
岳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
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張浚經畧關陝

高宗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帝問浚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

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趙陝之計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遂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渭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初浚宣撫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行季陵論任浚太專忤旨落職與祠秋七月庚子張浚發建康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

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
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
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 辛丑張浚以趙開
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
矣鎔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
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
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
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

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出亦如之民以為便時浚荷重寄旬擣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十二月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為武威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

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
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弟璘之才勇浚以玠
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四年夏四月金洛索既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
吳玠拒之於彭原而自擁兵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
敗之薩里罕懼而泣洛索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
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
詬之由是二人有隙洛索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

還河東 六月癸酉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
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
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洛索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
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為
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
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
敝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為
然及聞烏珠留江淮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

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
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
之敗罷端兵柄再敗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秋
七月金烏珠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
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
虛烏珠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洛索專
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鄂爾多往
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復

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九月癸亥張浚聞烏珠將

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湮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
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
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
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閭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
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
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
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

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洛索引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離所部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闕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

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自是關
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 十一月金人入德

順軍張浚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
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叅軍事劉子羽叱之
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
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
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關進退失據悔將何及
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

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
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
耳浚然其言而諸叅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請奉命乃單
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
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
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尙原以斷敵來
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
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

引去

紹興元年三月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趙益昌王庶為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六月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閬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

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

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未幾金人再戰於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洛索
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師復敗

二年五月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九月丙戌以王
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閬陝三年訓新集之
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
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
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開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

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
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十二月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
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
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
同治司事

四年三月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
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闕已而詔押似法

原赴鎮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
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為御史中
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
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詔以王似為
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烏珠攻闕為吳玠所
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上手詔
詰問法原憂恚而卒 八月戊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
荆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

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朱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至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

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
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
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
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
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鼎旋以入相不果行

吳玠兄弟保蜀

高宗紹興元年冬十一月癸酉金烏珠寇和尚原吳玠
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

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默埒自鳳翔烏勒濟格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勒濟格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默埒方攻箭箐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

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烏珠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海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審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垵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剝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

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三年春正月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薩里罕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薩里罕遂乘勝而進二月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於饒風關金人

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將遠來聊用止渴薩里罕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固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

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

薩黑罕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

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

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子羽留玠

等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

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

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

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薩里罕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食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

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
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
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
償失五月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己卯論
金牛之功以吳玠為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
為寶文閣直學士王彥為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
有差十一月乙亥金烏珠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
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

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
洮岷至階成閬師古主之屯武都

四年三月辛亥吳玠吳璘與金烏珠戰於仙人關敗之
先是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
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
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罕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
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
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

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
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
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
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
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
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於東韓常陣
於西璘帥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
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衝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

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叔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

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矣

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金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薩里罕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六年八月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於開數以餽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為

之交解乃以席益為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於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零絹帛之征遂為蜀常賦則開所作俑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為四川安撫制

置使

九年春正月己亥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帝以玠功高因和議成授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六月己巳吳玠卒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馭下嚴而有恩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

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徵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
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秋七月乙巳以胡世將為四
川宣撫副使世將至謂諸將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習敵
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耳軍
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
皆服

十年五月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時金人復渝盟薩
里罕入同州趨永興軍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

翔初闔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郿延諸路薩里罕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敵後遠近大震六月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將分據渭南尋有詔世將移屯蜀口會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薩里罕使鶻眼

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敵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薩里罕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薩里罕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閏月薩里罕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薩里罕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溪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揚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薩里罕

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為陣乘其壁未
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薩里罕走還鳳翔

十一年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癸
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拔秦州金統軍罕占與希卜
蘇合兵五萬屯劉家圍璘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
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
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
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

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
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
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
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遺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
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罕占希卜蘇
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
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
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

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
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希卜蘇善謀
罕占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罕占果出廩戰璘
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
敗降者萬人罕占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
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
河東守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
復華州入陝州美詔至璘即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

延安政還輩世將惟浩嘆而已

三十一年五月乙未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
處置軍事時聞金主亮將敗盟故命璘為之備 八月
金西道行營圖克坦喀齊喀將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
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
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誼同
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
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

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
弓射金師却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刦橋頭
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金師既退則中
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力吾何有焉 冬十
月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三十二年二月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
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
鎮戎軍遂復大散關 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

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
亭大敗之擒其將耶律糾堅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悉兵
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
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師空
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
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
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
璘入城市不改肆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

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 十二月丙寅詔吳璘

班師時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軍璘亟

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富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

拒之會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實難北不可過

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

三路虞允文時為川陝宣諭使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

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

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慮疏上罷

允文知夔州遂詔璘班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為金取

岳飛規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岳飛進屯襄陽時張浚視師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韓世忠與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遂移軍京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秋七月岳飛遣王貴等攻虢

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者數萬人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時偽齊屯唐州岳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使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

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
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
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耳臣願陛下假
臣日月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
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
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潯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
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舉帝曰有臣如此
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

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
不以德瑄軍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時浚奏罷劉光世
兵柄以其軍隸都督因分為六軍謀置帥謂飛曰王
德淮西軍所畏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
領之飛曰德與鄺瑄素不相下一日握之在上則必爭
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
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瑄所不服
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

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
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
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浚怒奏言飛積慮專在併兵遂
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六月岳飛入朝復還
鎮帝累詔趣飛還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
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
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
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

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
願速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
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 八月以王德為淮西
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呂祉還朝德
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
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曰若以
君等為是則大相誼然張丞相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
大過亦闕畧况小嫌耶當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

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召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社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社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北去距淮三十里社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

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鄴瓊去乎衆頗感動幾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事聞張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八年二月岳飛乞增兵不許

九年春正月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

銜之及赦書至鄂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願定謀
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矢
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益怒遂成仇隙和議
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封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
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
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飛
乃受命會遣士儀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
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

地歸我寔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十年五月岳飛敗金人於京西。時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闢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

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北路
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李寶
牛皋等相繼敗金人於京西 閏月岳飛遣統制張憲
擊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寧府郝晷復鄭州張憲韓清
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
中原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
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
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 秋七月岳飛大軍在潁

昌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烏珠大
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
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皆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
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烏珠怒合龍虎大王蓋
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
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烏珠
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
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

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破之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烏珠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薩巴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其屍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烏珠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烏珠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

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兵張左右翼繼之
殺烏珠壻夏金吾副統軍延哈索貝勒烏珠遁去梁興
以飛命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
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
恐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烏珠等皆
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距汴京四十五里與
烏珠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烏珠
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

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
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
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
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
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
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烏珠欲
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
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凌噶思謀素號桀黠亦不

能制其下但論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
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
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噶克察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
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
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
秦檜方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
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
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

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
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
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
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
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
其徒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烏
珠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烏
珠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

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烏珠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十一年三月金烏珠韓常與龍虎大王合兵逼廬州帝趣岳飛應援凡十七札飛奏金人傾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

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
帝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
烏珠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過伏而
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已決秦檜
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既
至飛獨後檜又用叅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
樞密副使飛固請還兵柄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
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

起屢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而俊益忌飛
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
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
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
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
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
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
生事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

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倡言飛議棄山陽
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
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
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
性大臣而忍面諛其主耶烏珠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
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
終梗和議已必及禍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
飛有怨諷高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

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
與俊接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請罷柅柘尋
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又誘張俊令
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柄檜遣人捕飛父
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
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
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既命万俟卨誣
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

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
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
札藏之以滅迹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
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
籍家資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
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
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儼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
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

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

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
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注坡馬蹢
怒而鞭之曰前臨大敵亦如是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
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
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弱為調藥諸將遠
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
女凡有犒賞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
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

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問用兵之術曰智仁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

明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順昌拓臯之捷

高宗紹興十年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五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

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

何棄之吾言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
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
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
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
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
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無辱敵手也分命諸將
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
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

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疲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于城下設伏擒敵將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獲頗衆已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魯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清等

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
鈐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
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
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
村距城二十里鈐遣騎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
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
里鈐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鈐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
為詔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

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

鼙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

婆灣烏珠在汴聞之即趨騎急行率十萬衆來援鉞會

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鉞

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

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烏珠又

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

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

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論之曰遣汝作間
事成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遇
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
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園逸樂耳已
而二人果遇敵被執烏珠問之對如前烏珠喜曰此城
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
縫而上之乃敵械繫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
威軍心立焚之烏珠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

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烏珠
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靴尖趄倒耳
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請
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烏珠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
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
戒軍士雖渴死無飲於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
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烏珠精兵
尚不可當法當先擊烏珠烏珠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

大暑敵遠來疲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鎗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戰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撟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尺餘明日烏珠拔營而去鎗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烏珠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

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戰一步即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騎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騎器甲積如

山阜烏珠平日所恃以為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烏珠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烏珠犯壽春初烏珠自敗後留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

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舉兵攻陷壽春復渡淮
陷廬州 二月癸酉詔張俊楊沂中赴淮西時烏珠自
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
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敵數千里遠來餉道
決不繼及其未濟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
非吾有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
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烏珠
退屯昭關 乙亥金人復來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

德敗金人於含山癸未王德田師中復含山及昭關甲申崔皋敗金人於舒城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烏珠軍於柘皋初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烏珠以柘皋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烏珠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

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
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
馬先迎敵沂中繼之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隔夾
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
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
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
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
而進金人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敵望見

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烏珠復親帥兵逆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三月乙巳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謀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還會於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

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
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
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
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
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
者甚衆韓世忠率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
州俊軍入宣化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追
奈何錡曰揚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無



恐請以步兵禦之宣撫試觀焉鉞麾下皆曰兩大帥軍
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鉞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
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
伏以待俄而俊謂鉞曰謀者妄也賊方殿後之軍
皆還鎮俊歸建康鉞歸太平沂中歸臨安烏珠亦
渡淮北去蓋自是王師不復出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總校官編修 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 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 臣張龍圻